

(翁丹)

同聲相應字與詩這年頭取繞圈兒易
簡天下之理得想見落筆如飛時休日
無乃太居敬而行之難得手頭有並非

(妙微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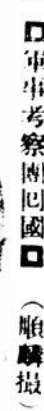
自從阮玲玉自殺後、上海各報、都寫了追悼阮玲玉的文章、就是在記事裏、也大都對於阮玲玉表同情、一反前數日冷嘲暗諷之態度、不再說伊是一個女傭人的女兒咧、小名叫阿根咧、幸虧有某豪富公子（即張達民）提拔伊起來咧、在這種無聊的社會裏、又遇到這種無聊的輿論、阮玲玉安得而不死、及至伊自殺後、又送了伊一大堆他們搖筆即來的術語、

什麼一般小資產階級女性咧、封建思想的包圍咧、姨太太生活中咧、試想你們前幾天舞文弄筆、極力描寫伊出身卑微的種種、還不完全是封建思想、還不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個性嗎、阮玲玉出身寒微、難道是伊的罪惡、嫁了張達民以後、難道就不能脫離同居、而釘住了伊的終身、況

軍事考察團回國口（順麟攝）

(考記一

關於英國建議、列強共同投資吾國問題、僅爲一種擬議、初非預備有的款也。查一九二三美國發起新銀團、由英、美、法、日、比(比半權)各銀行共同聯合投資、且指定投資範圍、並派司蒂芬斯君住北平爲代表、司氏住平兩年、迄無一項成就、悄然而走、嗣悉美方資本家對於此事忽而不感興趣、故無法商量、猶之國際聯盟原爲美國發起、而結果美國不入聯盟、是其矛盾情形、大都類此、美國「沙姆大叔」脾氣、說話不甚算數、一時高興起來、說願投若干於何處、一時不高興起來、便把前議完全拂却、故對美通融款項、總以款子到手方能算數、他們決不會先送摺子來的、據熟悉國際情勢者談、英美鑑于中日回復交誼空氣日趨濃厚、誠恐中日真正經濟合作、資本供給、則他們自國之經濟既得權、不能保持、且與新經濟權機會有所減少、故用此種建議列強共同投資舊案、以分散中日單純合作之力量、在他爲自身着想、應當如此、但新銀團諸國有無能力供給吾國需要、與夫吾國有無可供大借款之擔保品、均尚未慮及、則此等法螺空談毫無用處、美方更吹噓將借一萬萬美金于華之說、試問款在那裏、什麼擔保、利息若何、期限何年、何日可交款、交款是否現金、抑糧食器械、彼必瞠目不能答、在吾國人亦可大吹特吹曰、爾等既欲投資、却之不恭、但交款必須現金、利息不得過年利四釐、擔保品中華民國之信用、不得附帶任何條件、還本期不得過四十九年、關於會計技術等人員、由中國政府自由聘用、不能列于條件之內、上列前提不妨明揭、如願投資、不分國別、吾人當儘量收受、否則所謂「朴威斯」含有其管之意、計畫之投資、國際共同聯合陣線之投資、與整理舊債化舊爲新、找付現款式之投資、吾人均不願聞、吾人情願手上多執幾種長期輕利之關稅鹽稅庫券、與不兌換紙幣、而仍過其舊人生活、雅不願邀尖頭曼之垂青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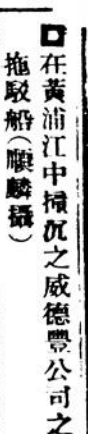


(狹市 市)

我國最著名藏泉家張七郎叔馴君，此次日本藏泉家平尾贊平氏來滬，招待甚爲周到，亦所謂兩賢相遇，相得益彰者也。據聞四月間江戸櫻花時節，張君將偕其夫人令妹東渡遊覽，藉觀平尾所藏，並與其他日本藏泉家相晤，外傳張君將從事對外貿易，恐未確。平尾在滬時，曾以內外貨幣展覽會明信片贈人，第末言會期屬於既往，抑係將來，所組貨幣學研究會，聞華人之入會者甚衆，或傳展覽會卽在張君東渡之際，屆時張君或以其所藏奇品與賽，則臨潼門寶張君如不於行前與海內同志開一預賽會，則名雖獨彰，其行殆不無踴躍乎。平尾所印明信片，印有我國古貨幣金銀元樹本，如春秋時楚國郢爰金塊，唐代小銀條，亭字幣，平安布，閔字小刀，道光帝后有象金元，光緒帝有象小金元，西太后有象銀元，均難得之品，國人之藏泉者，如各出上選，皆萃羅列，亦未始不足一賽，惜事事皆等散沙，藏泉亦何獨不然。於是日人迺稱霸矣。

(倪天)

皖東元二又春荒總爲青黃不接忙安
得霍山成米聚中原布施饋貧糧
申時社電言皖省滁縣來安舒昭定
遠一帶近春荒甚重嗷嗷待哺
十室九空舊稱民無三年之蓄不
能立國當此之際應如何維持此
異黎之生命是在好善君子矣、創
驅走險、卽釀亂源、當局其亦注意
之手



【七】
【九】
【五】

自從金小姐住居梅花巷以後，芳宸是越來越勤了，前幾個星期，每星期來兩次。到後來，一星期來三四次，每逢星期日，芳宸總是到梅花巷來的。或是一同出去逛後湖，看電影，吃夜飯，因為在南京逢着休息日，也只有這幾件事可做。

他們有時也邀着丁雪雪一同出去游玩，雪雪因為肚皮大了，不大願意出去。但有時却不過他們的情意，也一同去游玩游玩。因為逢着星期日，李劍衡有時也是在家裏的。劍衡是一位好動不好靜的朋友，要是星期日下午，在家裏不出門，他是沒有第二個辦法，只有打渴睡，囑中覺的了。

所以常常丁雪雪不高興出門，却被劍衡硬拖了，要教伊一同出去。雪雪以為凸出了肚子不好看，劍衡說：

『這有什麼要緊。誰不是從這肚子裏鑽出來的？難道大肚皮是犯了法嗎？』

劍衡又不知是那裏聽來的話，說道：

『有身孕的女人，第一是要多運動運動。不能常是躲在房間裏，或是睡在牀上，一天到晚，不運動的。』

□二□

九日本報所載新毛詩絕句四首、不知爲誰氏手筆、第一首錯認朱毛大本營句、蓋以鳳皇前婦朱姓、故云、并間尚有二絕、爲錄於后、詩中所謂武義王姬者、確指風傳一時之黎本危事、詩曰